

岁月  
年华

一觉醒来，推开门，寒风刺骨。增发哥打来电话，邀请一起去徐营赶集。

难得阳光灿烂，穿过石庙王的街道，犬吠、鸡叫、鸟鸣以及杀猪宰羊的声音，逼近耳骨，已经感觉到年的味道。老人们在村东头围着火盆闲聊着。女人们披着霞光，冲进厨房，各家各户的灶膛里的干柴噼里啪啦地燃烧，熏得整个乡村暄腾腾的。

“三呀，回家了！”白大娘焦急地呼唤着打工归来的孩子。

“娘，回来了。”儿子扛着行李，一阵小跑拉着妈粗糙的手。最开心的就是女人们，男人们回来了，家里就有了温暖。辛苦一年的媳妇们把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贴上面膜，脸也舒展了很多。

灶上的大锅该蒸的蒸，冒着热气的豆包、油肉包、小兔枣包，做豆腐、炸丸子……这些琐碎而繁杂的事务，将腊月的每

## 年味

□李河新

个日子都填充得满满的，容不得任何人有偷懒和喘息的时间。

白婶家地上的炉子，水气泱泱，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着香气，细看原来是只大白鹅。谙知饮食健康养身的村里人，将新春的美食盛宴演绎得淋漓尽致。

徐营的集市上，鸡鸭、鱼、蔬菜、蒜苗、豆腐应有尽有，熟人们见面打着招呼，尤其是买春联的人络绎不绝。

贴春联、请门神、选年画、剪窗花、添新衣、置糖果、理发发等这些春节最基本的元素和习俗，在村里一个也不能少。在徐大妈家里，除了在大小门上贴春联，就连院落的树木、猪圈、鸡舍，甚至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都要贴上“满园春光”“猪羊满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抬头见喜”“槽头兴旺”“出行平安”以及大小不等的“福”字的“贤

条”，以表达纳新祈福的美好愿望和精神寄托。

沙河的水静静流淌着乡愁，若有若无，在城市的远方，填成一阙清词，收藏岁末的最后一缕阳光，从送行的站台和离别的渡口，与熙熙攘攘的人流一起出发，投向乡村的怀抱……

“爹，给你买了羽绒袄，你穿上合适不？”

一双手紧握，宽厚胸怀拥抱，与此起彼伏的“二普话”，随意翻阅光阴记忆，细看着家人的模样。

“孩他爹，快吃面条，今年地里的新麦。”殷勤的女人脸上喜气洋洋，一扫往日的疲惫。

“孩子学习还好吧？”漂泊一年的男人们牵挂着家呀！出去打工就是想让婆姨们过上好日子。

村里的马路上，遇见买酱油老刘哥，他强拉着我去他家吃饭，老伴手擀面拉特别筋道，放点红红的辣椒油，吃起来绵香可口，然后喝半碗面汤，打个饱嗝，惬意安然。

随便走进哪家的院子，都感觉到浓浓的年味。徐四哥的院子，显然已经清扫过，东西有条不紊。

周末回市里，增发哥搂着我，真想让你们天天在村里，几天不见就很想念。脱贫户天晓说：“新哥，家里萝卜你们带点，回家包饺子。”

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生命需要的，永远是爱，是暖，是那些无法预知的感动，是那些细小的呢喃。也就在这个春天，桃花朵朵，装扮这小小山村，让乡村的父老乡亲们过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

## 小说

## 祁山妖“魔”（十三）

□沈林松 刘学稼

一个月后，陈怀阴如愿以偿，步步高升。

其实，所有这些受贿过程陈怀阴都有记录，公书记却蒙在鼓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所以，他入狱后每每想起此事就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于是，一封举报信寄到了省纪委监委。最后陈怀阴因行贿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俗话说得好：害人者从害人开始，从害己结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十二、死有余辜

郭怀透从罗口门发迹，寻衅滋事，打打杀杀，一路走来，从原始的硬暴力，再到施淫威的软暴力，最后蜕变成祁山黑老大，始终没有逃脱贪财好色，横征暴敛，以黑护商，以商养黑的魔咒。

从罗口门群“魔”乱舞，横扫“河边派”“朱氏兄弟”“邹氏兄弟”，到一派独大，一枝毒株。残忍地杀伤朱氏兄弟，致其终身残疾，成名立万，树立恶名，祁山百姓闻之无不色变。开赌场抽水放数，引诱、设局赌博，以致无数幸福家庭妻离子散，人们背井离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董树虎已是祁山千万富翁。姐弟俩勤劳致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拥有两座冶炼厂、一座水泥厂，日进斗金，月进千金。家庭和和美美，幸福美满。贪财好色的郭怀透派出李山峰进行引诱，诱使董树虎进行赌博，做迷子出老千。先让他赢得高兴，赢得放心，当他忘乎所以，失去警觉时，一举翻盘。董树虎输掉全部家产，还欠下千万赌债。他自知愧对家人，抛妻弃子，远走他乡。从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身无分文的他铤而走险，抢劫杀人，致人重伤被判处无期徒刑。蒙在鼓里的姐姐，认为他被人绑架了，四处奔波寻找未果，最后在江西监狱见到正在服刑的弟弟。没有想到姐弟竟然以这种方式相见，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曾经的千万富翁已成阶下囚。姐姐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

郭怀透通过罗高明院长、争庭长搞虚假诉讼，把本来不受法律保护的钱变成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一纸诉状把姐姐告上法庭，将属于姐姐名下的股份强行霸占，据为己有。导致董树虎姐弟两家一贫如洗，姐姐因此数年告状无果，流落异乡，悲惨兮兮，令人无不动容。

郭怀透通过开赌场积累了上亿资产，祁山的建筑老板先后有十余人被他引诱赌博，输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山村支书儿子被逼赌债，走投无路，投河自尽……

垄断祁山周边的赌场市场后，还将赌场开到永州、衡阳、郴州、长沙、广州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心狠手辣，阴险狠毒的郭怀透同伙都不放过，邓弃明被其引诱赌博后，将其拉入黑社会性质组织做三号人物——账房先生。尽管邓弃明死心塌地效忠他，为他卖命，得到的工钱只能用来抵赌债，仅给少量的生活费用。直到邓弃明被捕，他仍然欠郭怀透五十八万元赌债，他变成了他的现代奴隶。

祁山人喜欢造房子，无论城市农村每家每户都建有私房别墅，所以建筑市场兴旺发达，建筑材料红砖、砂卵石需求巨大，炙手可热，利益可观。于是，郭怀透引诱赌博迫使祁山最大的煤矸石老板潘大明的侄儿潘海欠下百万赌债，潘海无奈将烟蒂故意丢在炸药旁边，引起火灾，引发爆炸，好端端的煤矸石矿被炸得面目全非。

“潘大老板，想当初我郭老五大百万买你的矿你不卖。现在送给我都不要了。”郭怀透说。“求求您吧！看在我一家老小的面，四百万卖给您如何？”

“还四百万？五十万卖不卖，不卖拉倒！”潘大明被逼无奈，半卖半送以五十万卖给他。吃掉祁山最大的煤矸石矿老板后，其他小矿老板只能俯首称臣，以每吨低于市场价五百元的价格全部卖给郭怀透，郭怀透再以高出市场价五百元的价格转卖给矿老板，这样一降一升每吨煤矸石净赚一千元。祁山所有的煤矸石和红砖厂里的老板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

自从郭怀透黑社会性质组织集团被摧毁后，祁山的煤矸石每吨降价五百元，红砖每块降价三毛钱，河砂每方降价五十元。猪蹄、鸡腿、鸭脚等冻品每斤降价三至五元不等，牛肉每斤降价十元，液化气每罐降价十五元。祁山市场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回归正常。老百姓拍手称快，啧啧称赞。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人民警察扫黑除恶，还祁山朗朗乾坤、太平盛世。

黑社会的惯用手段是以黑护商，以商养黑。郭怀透也不例外，当他攫取巨额财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寻找保护伞，以求他保和自保。

（未完待续）

美  
在民间

既没有艳丽的色彩，也没有扑鼻的香气，在百花园更是难觅它的踪迹，可是这朵花的灿然开放，曾让晋朝囊萤映雪的车胤为之羡慕不已，还让南宋有约不来的赵师秀为之惆怅良久。即使于我，在童年和少年大段时光的黑夜中，也曾痴迷地为之凝视过，小心地为之拨弄过，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灯花！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点亮灯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在我的家中就有这样的规定：一是天色确实暗得伸手不见五指；二是兄弟仁人的作业还没有顺利做完。这是两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其他的都退居其次，因为有些事情可以借助朦胧的月光来完成，如果没有月光则只能趁着黑夜摸索进行。祖母那时总是拖着声腔如此叹气：“这苦日子何时才有个头呀！”她还喜欢借用一句民谚来自我解嘲：“灯花今夜开，明早喜事来。”

农村里哪来许多的喜事，家中拥有一只玻璃罩的煤油灯就算莫大的奢望了。许多人家之前只有那种简陋的泥坯灯盏，碗口一般大小，放在竹制的梯形架上，拎在手中可以四处移动。点灯的燃油无外乎桐油、香油和

## 灯花之美

□钱续坤

柴油三类，煤油的出现还在稍晚的时候。由于捉襟见肘的香油（菜籽油）主要供家庭食用，柴油和煤油的价格比较贵且难买，自家压榨的桐油于是当仁不让地成了点灯的首选。不过桐油存在的缺陷也很明显，不仅味道较浓，而且烟气太大，以至于聚拢在桌前的灯下看书写字，免不了呛人的咳嗽一声接着一声；早晨起来梳洗，对着镜子照照，鼻孔与眼眶周围全是黑的，活像慵懒的大熊猫，惹得我们兄弟三人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哈哈大笑起来。

用来照亮的灯捻主要有两种：一是用棉花等搓成的线状物，放在油灯里，露出头儿，即可点燃照明；二是一种名为“灯芯草”的植物茎髓，晒干理直之后，浸入油中，亦可备用。灯花的明暗是由灯捻露出的体积决定的，露出的部分越大，灯花越亮，相应地所耗的油料也就越多。由于灯捻在燃烧的过程中容易在顶端结成黑色的油垢，有时还会发出“哗喇喇”的响声，因此每隔一段时间，须拿剪刀将那一小截油垢剪除；而在剪除之前，还得拿细小的竹棍将那灯捻往前挑出一小部分，目的是使灯光不至于熄

灭，于是才有了“客窗曾剪灯花弄”的优美诗句，有了“数芳成艳不关春”的由衷赞叹，有了“灯花挑尽夜将阑”的无限感慨。

我家什么时候点的第一支蜡烛，现在已经无据可考，印象中应该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因为那时无论是祭祖还是守岁，在堂轩的案几上必须摆上一对大红的蜡烛。火柴“哧”的一闪，温暖的烛光就将整个房屋照得透亮，那时我喜欢出神地望着那烛光在眼前跳跃，看着那烛油在灯芯四周晃荡，偶尔忍不住伸出手去触碰一下，透明的烛油倏地流淌下来，很快在烛壁四周凝结起来，那样子与屋檐下的冰凌十分形似。在一旁缝补的祖母此时会拿出剪刀，将灯芯烧得漆黑的上半部分小心翼翼地剪去。此情此景，蓦地让我想起唐代著名诗人孟郊的母亲裴氏，想必她也是在灯花之下“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否则怎么会让淳朴素淡的《游子吟》，千百年来一直都广为传诵呢？

敝帚自珍的祖母，剪灯花的行为完全

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和矫情因素。而在我国古代，剪灯花还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化妆方式，唐朝郑谷《贫女吟》中就有“东邻舞妓多金翠，笑剪灯花学画眉”的描述，宋朝潘汾《倦寻芳·闺思》下阙中也有“旋剪灯花，两点翠眉谁画”的句子。唐宋美女画眉何以要剪灯花？显然不是为了照明，而是因为灯煤可为画眉之用。对此，晚清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续编》中解释云：“盖以灯煤碾细代眉黛。”

诚然，“烛影摇红”是一种美，“笑剪灯花”亦是一种美，而“挑灯夜战”更是一种大美。“借萤灯”的车胤、“映雪书”的孙康、“锥刺股”的苏秦、“头悬梁”的孙敬等等，我猜想他们肯定都是灯花的倾慕者，同时也是灯花的受益者。类推之，我也非常感谢那巨大的灯花给予我的引领与照耀，是它让我在困苦的环境中坚定了理想，磨砺了意志，并且永远都会记住祖母对我的那句教诲：“灯花不拨灯不亮，人有过失须人帮……”

## 莫听穿林打叶声

## ——莫喜生散文读后

□周紫瑜

受，还有他对桂北地方戏曲曲调、桂剧和书法家、收藏家、文艺青年、乡村教师的独家访谈……这些都是他涉足山水之后的乘兴而发——秉一颗文人之心又怀有本土人的乡土情怀。在丰富多彩的生活里与文字游戏：作家也是一位好玩之人。

流淌着绵长隽永的百媚之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顾盼生姿注定了文字骨气里多姿的韵味。崇拜来自生活，从地道的民风民俗中选择素材，不断推敲锻造，让岁月被时光惊艳。莫喜生文字如茶如酒，第一品有些索然无味的平淡，第二道是淡如清风的甜香，第三则是回味无穷的余韵。

文自人生阅历来，作品承载了作家生命的厚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家高中毕业后，先到中学任教，课余和周末背着相机走村串户，晚上进行冲、晒、放等暗房制作。继而任当地政府宣传干事，从事新闻通讯到副刊创作，还在当地文学杂志《临桂文艺》担任十多年执行主编，任临桂区作协主席、《思想者·选刊》执行总编。他既编又写，五年前涉足诗坛，曾在多家报纸开专栏。其诗意象丰沛，感情真挚，纵横古今，地域色彩浓厚，诠释了诗人的真善美。他的散文亦容纳了生活沉淀的度量。经多年耕耘，其小说、散文、诗歌频频登陆《人民日报》《星星》《草堂》《诗歌月刊》《绿

风》《广西文学》等海内外数百种报刊；被译成英文或西班牙文并入多种选本；合著《一个都不能少》《桂北民族丛书·临桂县少数民族概况》和《中国传统村落》五册。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有一个脚印。如果生命是一个容器，那么莫喜生把人生盛得盈满。他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来书写生活中的点滴，并记以成文。沉浸其中，我们可感受到他的人生况味：他自幼亦藏亦读的阅读涵养，他说要“多读书”“读喜欢的书”；他吹尽浮云始见金的人生阅历，还有笑称自己高考失利后的不甘；他广交“三教九流”，好客的豪爽性格，沏茶一壶诚邀四方好友……他于读书、行路和交友中，充盈自己的生命。

作家有厚重的生活积淀。对素材或信手拈来，或精心挑选，或亦谐亦庄，只要落于笔下皆相映成趣，心旷神怡。莫喜生刊发在国内外报刊的作品，皆版式精美，图文并茂。其取材多广，却又处处源于生活，他坦言《乡愁七题》：犹念窗里窗外的邻里之风，话说读书的想入非非，回味无穷在目的过年压岁钱场景，感喟拜访奇高斋的围炉煮茶，趣谈月老牵线的俏皮，想念人闲桂花开桂林的味蕾激发，垂涎两江小吃的美味……从山水到人文，从念自己到顾他人，作家的散文里有种无法

预估的量，是一种老少男女皆可品味的度，是一把跨越大江南北、人情百态的尺。字里行间散发着诗韵和故事，在文字里散发作家情感厚重的内心世界。

文自天上人间来，集子里流淌着生命的通透。诚如其所言：“先知型，文字的内容多见于纯粹心理反应，情感波动以及对生命神性延伸、对世界的反观，是文章的上品。”莫喜生抒其心志，驾驭着文字和自己对话——力求做有思想、有追求的灵魂，在坚定的追求里玩味人生之乐。

山林间回荡余音，透过树的间隙，落在每位听戏者和赏曲者的心房，尖尖相对。文化是共通的，文字是共情的，作家散文中的男女老少，同样在艺术的熏陶下濡染。“因为优美的旋律，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老师，笔者爱上了音乐，虽一辈子不曾涉足唱歌跳舞，但适逢巧遇悦耳动听的音乐曲目都会悉心收藏，反复聆听”，因为一个女老师，音乐成为他烙印在骨髓里的民族记忆。“我小小的时候就被卖到这里做了童养媳，我看得这个人这么苦”，在彩调中生活，在彩调中老去的老太太潸然泪下，与同伴诉说着彩调的感人故事，给演员们“丢彩”。生活是有味的，我们看见文字背后的人、事、情，是一代又一代的心灵寄托与升华。